

蔣經國

在台三十年



1112
323
874

蔣經國

在台三十年

目錄

代序言

蔣經國在蘇聯

何瑞瑤 4

政治風格

蔣經國浮囂

卜少夫 10

蔣經國的領導風格

楊旭聲 236

蔣經國的用人牌理

趙達中 243

——天威難測朝「秦」暮「楚」

政治閱歷

蔣經國早年的政治經歷

孫揚 37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

○遷台早期困挫時代

龍中天 53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

權力醞釀前的青壯時代

龍中天 66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三)

統一情治系統的時代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四)

由「蔣副部長」到「蔣部長」時代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五)

進入權力核心的副院長時代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六)

掌握政局的蔣院長時代

蔣經國來台後的幾個時代(七)

統籌全局的蔣總統時代

政治篇

後蔣經國時代權力結構探析

——沒有政治強人的均衡局面

蔣經國與台灣未來

——中國政壇的傳奇人物

龍中天 83

龍中天 103

龍中天 124

龍中天 145

龍中天 165

狄揚 184

T. Durbin
黃嘉瑜譯 204

蔣經國在蘇聯

代序言

何瑞瑤

一個矮而結實的身體，配着一副不雄偉而有俊氣的面貌；長於顯貴之家，卻備受風霜之苦。他的小史，可概述如下：

民國前二年生於浙江奉化。六歲進溪口武山小學，十四歲到上海進萬竹學校；嗣考入浦東中學肄業。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後，一度到北平入吳稚暉先生所創辦的學校。同年年底，返滬赴蘇。在蘇聯先後十三年，初入莫斯科孫文大學，習社會科學。民國十六年改入紅軍中央軍事政治研究院。十九年畢業，繼入列寧學

從蘇聯返國，蔣經國在江西新贛南擔任督察專員，這是國內少見的蔣經國年青時代照片



院。不久以政治關係，便離開學校，到狄拿馬電氣廠工作。二十一年離開工廠，到石可夫農村從事耕作，旋被推選爲該區農村蘇維埃副主席。二十二年改入烏拉工廠，任技術師，以改進工作效能與生產組織有效，後升任該廠副經理，兼工人日報主筆。民國二十六年六月返國。二十七年一月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旋調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三十三年一月，調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三十四年夏，數度隨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氏赴蘇，斡旋簽訂中蘇友好協定。後任東北九省外交特派員。

看看上面的這一記述，他這三十多年所走過的，似乎是一條十分順遂的路；但這路上所經歷過的艱難險阻，卻不是外人所能看得見。在他留蘇期間，東西南北流轉，足跡所及，幾遍全國。那時的蘇聯，正當大革命之後，全國上下，卻在短衣縮食，從事龐大的經濟建設，一般人民的生活，都過得很爲清苦。三天得不

到一塊麵包吃，一年多嘗不到魚肉的香味，酷寒的嚴冬，還穿着一條單褲子，一雙裂了口的皮鞋，……這些滋味，他全都曾親自嘗過。

他雖出身於顯貴之家，但從小就受着敬愛勤苦的教育。當他在武山小學唸書的時候，父親就很關心他的學業和品性，時常這樣的訓誡他：「讀書第一要留心聽。認識一字，須要曉得一字的解釋，不可讀過便算了。在家對雙親要孝順，對長上要恭敬；走路要鎮重，不可輕佻；與同學相交，要和好，不可相罵相打；年歲漸長，更要自知道理，力求上進，不可再像小孩子一樣，一味貪玩。……」他的祖母，也不時這樣叮囑他：「要發奮讀書，要做好人，長大了幫助父親爲國家做事，……」所以便養成了他勤敬好學，堅忍不拔的個性。當他在狄拿馬電氣廠的時候，雖然處境很壞：初被派看守和打掃工人廁所，後充當五金工人學徒，學習打鐵；但他並沒有因此感到苦悶和厭倦，白天工作的時候，無時不偷空讀他自

己心愛的關於軍事哲學等書籍，晚上還乘間進夜校去繼續學習。而且，他還覺得這種生活過的滿有意思。他那時的日記裏，曾記有這樣的幾句：「沒有經過勞動的生活的，是很難了解社會的構造、勞動的價值和人民的生活的。」當他以一位年青的外國人進入石可夫農村的時候，對於一切事都是那樣的生疏，備受人家的鄙視和冷待；但他都默默地忍耐着：他虛心學習，勤苦工作，以溫和謙虛的態度去待人，終贏得人家的愛護和信仰。

他在蘇聯的時候，曾拜識文豪高爾基先生。高先生給他的一封信中，有這麼的幾句話：「你是偉大的中華民國國民，你應當負起爲中國人民的福利而奮鬥的責任。」最使他感動。他雖身在異域，但心卻不時遙遙地繫念着正在受難中的祖國。

他所學的是軍事政治。他在蘇聯紅軍中央軍事政治研究院的時候，最醉心的

功課是「歐洲大戰史」、「紅軍的戰略和戰術」、「俄國內戰史料」這些學科。他對於抗戰的看法是：「抗戰就是革命，革命就是進步，世界上沒有任何的力量能够擋得住革命的前進的」。現在，抗日的大戰是勝利結束了，一般的年青人，大概都盼望着這位年青的小領袖，能領導他們把中國往前更推進一步。

本文撰於三十四年十月



蔣經國浮雕

／卜少夫



卽算是最知道蔣經國的人寫蔣經國，也不及他自己寫自己為真切。所以這篇短文，只能稱作「浮雕」，談不上解剖，或觸及他的魂靈深處。

他最近寫了一本「我的父親」，為什麼不寫一本自傳，或寫一本「我是蔣經國」呢？

如果這篇短文能觸發他寫作的興趣，那真是意外的收穫了。

一九五七年

窗外風雨交加，雷聲電閃，天空昏暝一片，我在搜索腦子裏所存儲著關於蔣經國的資料，在振筆寫這個二十年來始終吸引著人們的注意，神祕的新聞人物的故事。

首先我得聲明，我的動機決不是爲了替他叫屈呼冤，企圖替他澄清外間對他的種種誤解與流言，我沒有那個義務。

我寫這篇文章，是爲了服務於讀者，特別在最近，「五二四」黑色的星期五臺北事件之後，蔣經國成爲最熱門的一個新聞人物，我是個新聞記者，有責任向讀者作客觀而公正的報導，讓大家明白他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在臺灣政治圈裏究竟擔任了怎樣一種角色，他的思想、性格、氣質和生活是怎樣；讀者興趣所集中的人與事，也就是我們記者的工作目標所在。本乎這個信念，

我並未考慮這篇報導將發生何種影響與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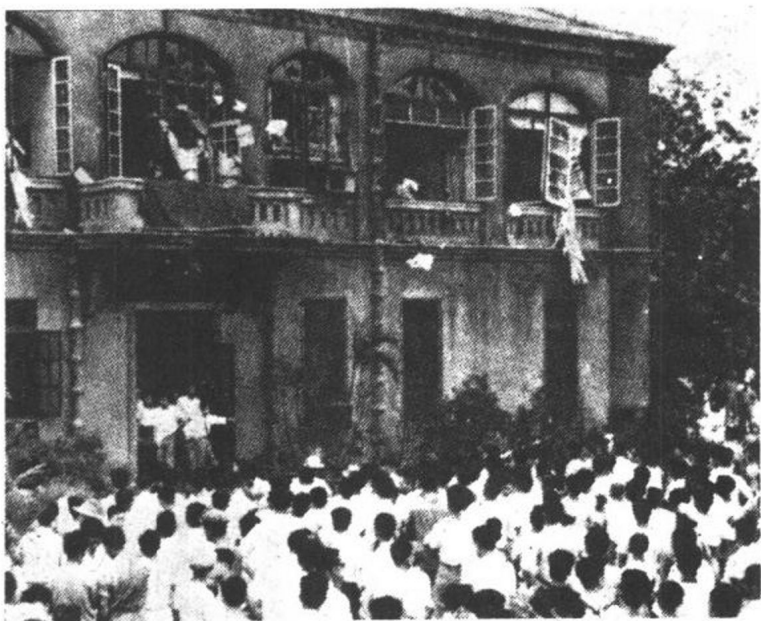
在很久以前，我就有試圖素描蔣經國的打算，因為我和他有過幾次接觸，我覺得他有點憂鬱，無論他在侃侃陳詞或朗朗大笑時。我假定他的白晝行事與黑夜沉思間有著相當的距離。我看出他的情緒和思維是多方面的，表情也是繁複而變幻。在藝術造型上，這是個凸出的人物，一種文學的趣味而非政治的意義在鼓舞著我。可是，這個念頭始終深藏心頭，未予實現，說老實話，顧忌太多了。

寫蔣經國很難：在臺灣，有政治上的是非；在海外，有中共的心戰。許多人會專就你描述他好的地方而誣栽你是「太子道」上的嘍囉，許多人會專就你批評他缺失的地方而武斷你是存心打擊他，有派系作用的惡意詆譭。不管說善說惡，道是道非，爲了個人著想，都有損無益。所以，當朋友知道我有這一計劃時，百分之一百皆做同一的勸告：「老兄，你省點事罷！」

蔣經國個人因所處地位關係，最怕報紙雜誌上常提到他，最希望他的名字能從人們記憶中消失，讓他沉沉默默地工作。因爲報道事功，有自我宣傳之嫌；發表意見，將生愛作主張之弊。他躲在幕後，戰戰兢兢，唯恐動輒得咎，招致橫逆。

第三者不敢寫他，怕結怨於他，開罪於他的那一羣人。

他自己和他的那一羣人也不敢說話，言多有失，他們相信沉默是最好的防身武器，且有意無



意認爲這是製造神祕令人莫測高深的一種手法。

於是，贖下來的，盡是敵對者所散佈的關於他的縱橫捭闔，操持政柄，利用特務，製造派系等等的故事了。

何以蔣經國被擬爲臺灣事無鉅細必有其份，無論對內對外的政治動靜必牽涉到他，我認爲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他被大家知道得太少了。

今天在外面所流傳的，是太多關於他的傳說，太少關於他的事實。他既不告訴大家他是何等樣人，又不讓大家太多知道他。他活在大家的迷霧裏，烟雲繚繞，氤氳氤氳。似有若無，似無若有。

可是，做爲一個新聞記者，他的字典上不

應有「省事」這一條的。我有這勇氣無懼結怨（如果有所忤於文中主人公的地方），我更有自信此文之純粹本乎冷靜的理智思考與客觀的忠實報導。不過，我知道他的並不比一般人更多，只是憑我自己幾次與他晤對的印象，和蒐集的若干比較可靠的資料，寫成此浮離式的短文，目的祇供大家認識他做參考而已。

蔣經國這個名字太富傳奇性而具有吸引力了。讀者多少會懷有英雄崇拜心理來讀此文的；或者希望此文能揭露若干前所未聞的內幕祕密；然而，非常抱歉，前者或後者之所想，兩者所獲恐將是同一的失望。

遊美時的小故事

一九五三年的夏秋之交，美國的時代與生活雜誌主人亨利·魯斯到臺灣，在臺北住了兩天，第三天便匆匆離去。在這個忙碌緊張的兩天日程中，這位誠篤而熱情的中國之友，特別要求一項節目——和蔣經國做幾小時的個別談話。這個要求的背景，大抵是當時美軍顧問團與政治部之間欠協調，美國人有一種把政治部當做軍隊特務組織的看法；再有，蔣經國的十四年蘇俄教育，在他返國十六年來（從一九三七到一九五三）是否已全部廓清，他的反共思想重心出發何在？魯斯

要找到答案。於是，某天晚間，在博愛路博愛賓館，（這個非常清靜，不大使用，而曾經用爲孫立人案九人委員會開會的場所，面對警備總司令部。）魯斯與蔣經國長談了三小時，傳譯者爲魯、蔣二人之友，是個深明國際行情、極開明、極可靠的新聞記者，也是蔣經國之友。

這次長談結果，雙方是否滿意，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以後知道魯斯曾很鄭重地勸告蔣經國考慮到美國去考察一下這件事。對這個勸告，據說他當時並未拒絕，當場答應一定尋求適當時機請示總統。翌年，一個年輕的中央政校畢業生，當時擔任蔣總統英文祕書的沈錡，陪同他出國赴美了。

蔣經國在美國遨遊兩月，美國政府徵得他的同意，爲他所安排的節目，頗費一番心思。招待非常隆重，其中還特別爲他試驗了一顆原子彈爆炸。他對此行也頗感愉快。

他回國後，並未發表什麼遊美觀感，但在極接近朋友前偶然間曾談起過參觀美國最大監獄——心心監獄的一個故事。他說：

「我抵達時，監獄門口有很多人歡迎我，陪我去的人介紹了監獄長，監獄長接著介紹了其他的獄中官員，當介紹到兩位囚犯代表時，我照例寒暄，表示我的關切，我說，你們兩位犯了什麼罪？刑期多久？可是當舌人傳譯之後，這兩位囚犯代表瞪目不答，監獄長亦有不豫之色。

禮堂裏等待著一個歡迎會，下面坐的是全體監犯，監獄長以主席身份致歡迎詞，歡迎詞中有

這樣幾句：

『我們甚感光榮能有這位來自自由中國的貴賓光臨，但我得向諸位道歉的，我們這位貴賓來自東方，東方人有他們習俗的一套禮貌，有些地方和我們的不大相同。比如剛才在門口，我們的貴賓問及兩位代表的犯罪刑期，在我們美國，除去法官，任何人不能如此發問的，否則，就是蔑視人權，侮辱我們；我們的貴賓，在他的國度裏，這是表示同情的關切，因此我特別向諸位道歉，特別請諸位不要誤會！』

他把這個遭遇告訴朋友時，似乎有點喟嘆，意思是美國人犯了罪，褫奪了公權，被囚禁在獄中，他的基本人權還是被尊重的。

這個故事自然不是我得自蔣經國親口所述，所以是否真有其事，可靠的成分若干，我不得而知；倘使出於一種製造或附會，其含意是很明顯的。尊重人權，更多的民主，希望他來倡導、力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美國之行，對於他究竟產生了何等的意思意識上的啓迪作用，歸來以後我們還看不出有什麼具體表現。美國政府用心，我們是可以領略的，希望蔣經國能多多吸收西方民主思想，明瞭美國社會結構，以致力於自由民主共同陣線的建立和鞏固，這是美國不斷邀請自由中國各界領導人物（包括蔣經國在內）赴美考察研究觀光的主旨所在。